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十九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三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東王相張敞為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為山陽太守郡

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户九萬三千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不能治乃拜敞為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嗜慾者將欲

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
毋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紉綢繆此則至尊至貴所
以自歛制不自縱恣之義也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
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為名於是以此上聞
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於來今令后姬有法則
臣下有所稱頌及為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
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
温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

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敞皆補爲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坐里門閲出衣赭汙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桴鼓希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

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邉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為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粮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

産為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言於充國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為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斗四升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為可奪畜産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

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充不可悉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刧略故臣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勑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

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幵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幵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幵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

已為冦日久而罕幵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幵釋先零赦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先擊罕幵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四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

軍棄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开羌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破羌將軍爲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

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為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為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芻藁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

屯要害處並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罷用薄上報曰
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熟計復奏充
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
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
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
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徳並行
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伐材木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乗危徼倖不出使虜困竄於風寒之地罹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内無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乗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上過十一也

既省大費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挠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小罕幵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往得無分別人而幷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於先零爲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其勢自壊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壍壘木樵便兵飾斧烽火相連勢足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

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為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為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為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釋坐勝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貶重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徭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

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且校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拊循罕幵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令民以粟贖罪則富室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囚繫聞以財得生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

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又諸盜賊及殺人犯不道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令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今涼州方秋饒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卹必全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
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垂法為無窮之基故今布令
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絶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
其費故為軍旅卒暴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
罪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為盜
賊以贖罪姦邪並起臣以為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
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
不施行敞議賜大司農朱邑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邑

字仲卿廬江人身爲列卿居處節約俸禄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爲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歲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頟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羣鳥從之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浩星賜

迎説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將軍出擊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卬前從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欲誅之卬家將軍為上言安

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卯
又坐禁止而入至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卯下吏自
殺充國乞骸骨賜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
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
傷者多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
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為車騎將軍長史
本始之際與霍光定策安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
日逐王先賢撣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

善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塢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䫆人為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千犯上意在位久不遷越先之者多

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獄為周名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為怨謗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廷尉寛饒引佩劍自殺寛饒為司隸京師肅清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刺譏無所迴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為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賀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屬目卑

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寛饒不悦仰視屋而歎曰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唯謹慎者得久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請乃止寛饒初為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尉徭役使市買寛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寛饒寛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寛饒

為司馬斷其單衣令短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卒數千人皆叩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三年春起樂游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御史大夫邴吉為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為丞相以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相府有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馭吏嗜酒醉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

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遂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名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羣鬭死傷橫道邊不問前行見人逐牛牛吐血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

吉吉曰人鬬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當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為議曹掾從祀高祖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無侵漁難矣其

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爲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爲武騎後爲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劒挺墜於地首陷泥中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爲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夜亡乃玄袚服入廟執戟郎間欲爲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爲大夫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

子臨亦精於易為黃門侍郎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翱翔降集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或降於池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内侯加賜黄金百斤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貞潔順女賜帛霸為政尚

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為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子可為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為姦吏因緣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

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戸口歳
增治爲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
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
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爲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
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
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
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
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

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耳母還歸復爲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而誅矣延年雖酷然斂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爲涿郡太守豪強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爲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

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於嚴母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為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前漢紀卷十九

前漢紀卷二十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四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宫郊泰畤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為東郡太守敎敬官錢奢僣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

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延壽聞之即
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犧官錢數十萬吏掠治
急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
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
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
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
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
駟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

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衛騎士兵車四
面營陣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
馬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鉼鉤鐔放效尚方取官錢
帛私假徭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
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
無狀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鮮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
然延壽為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
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刺王而死霍

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淩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澆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車馬下埋偽物者棄之市道從為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敢於負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剌死及門下

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
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
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
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
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
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
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
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為天

下最及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曽孫安道侯説之子增為人

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為苛禁匈奴握衍單于為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為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

對曰春秋晉士丐興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為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

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為太子太傅太傅黄霸為御史大夫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

則三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輙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薄貶之冬十有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為列侯十有二月平通侯揚

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光
禄勲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
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
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
闕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為
師矣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
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為戲語悖

逆絶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為庶人居家治産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畧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産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為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為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覩子之志矣

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吏皆坐事誅騶馬猥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遂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

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爲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强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桴鼓起而冀州都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爲賊㡌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宫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轑中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宫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戸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荀悅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罪上不忍絶削爵為關内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黄霸為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燿齋宫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宫文章五采留十餘刻吏民並觀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酺五日時天下

般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褒有逸才能為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為頌頌聖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趣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

干將之器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主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
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
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
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
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
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闚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
以聰恩從祥風遊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頃之拜褒為諫議大夫數為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死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安和寬裕論議持平稱為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能扛鼎空手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巫祝詛上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爲庶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二大司農丞耿壽昌

為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出糶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為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為六萬頃治田勤

農則畆益三斗不勤損亦如之增減轉為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不勤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畆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飢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

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糴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糴之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遇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為重遣丞相御史掾史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

遣子右賢王𨯫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凡左賢王自立
為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
延壽薨夏四月黄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宫鍾及筍
虡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
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後徙為楚王詔曰
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黄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
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减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

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禄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諡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

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黄門侍郎揚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旋師于京羌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為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覇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為聖主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

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

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覊縻之義謙厚之禮也

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

闕於朝饗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夷福祚延於無窮此

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賛謁稱藩臣而

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黄金錦繡繒絮使

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悦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

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

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祿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己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

定國為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為東海郯縣獄吏郡決曹掾決獄甚明雁法者皆無恨郡中為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

枉誅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定國父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為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為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為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天下自不寃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

亂益精明邴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
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
廉平內行修飾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
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
夜乃歸好為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
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具
曉所言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後為御史中
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為顯

所奏坐漏洩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倣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

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

宮宣室閣災

黄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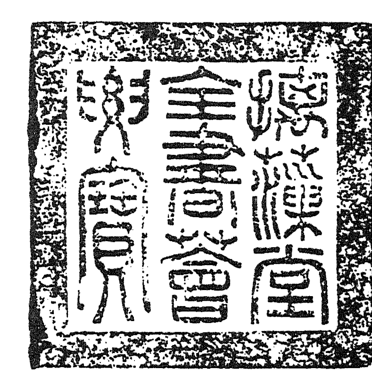
使真僞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宫是歳
未央宫殿軨軨宫中雌雉化爲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
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宫
讃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
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
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値匈奴乖亂推亡
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
嗣可謂中興徳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爲盛

公孫弘倪寛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阼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羣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飯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寛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
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
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纘修鴻業亦講
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
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
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
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

功迹見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紀卷二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二十一

漢 荀悦 撰

孝元皇帝紀上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禄勲堪為光禄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為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為庶人時人謂之王家因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捕逐羣盜黨與及長吏彡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

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娠正君夢月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為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殿内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

瑯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己問以政事禹曰古

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為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厩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如

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宫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宫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踰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宫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為田獵之囿餘皆復為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令自娯樂而已此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
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惓惓不敢不盡愚上喜
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
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
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
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
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籍者馬
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

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詔宫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之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竟為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宫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為王罷黄

門奚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

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巳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

變見於竒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臓六體五臓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臓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隂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隂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宫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為設員出其過制令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為大水然極隂生陽反為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

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禘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為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徳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為博士諌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為副然望之名儒有師傅

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賔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此故早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慼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

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名在幕府即學士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為郎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比於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刑為宦者自宣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以為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欲更用士人

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上不省為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

新即位未有德化聞於天下先驗師傅旣下獄又虛出之冝因決免之於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皆免而朋龍爲黄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厥功茂矣其賜爵關内侯食邑六百戸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

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名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使者至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素剛直好節

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拊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名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為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育為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

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劒曰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名
入拜司隷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
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
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有冠距鳴宏恭病死石顯為中
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禄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
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旣
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為一家世

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寇
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遺盟
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刑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爲飲
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雖北猶不能爲害
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
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
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

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
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
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
不欲豫者不强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
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
興兵遠攻貪外虚内而天下内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
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為
程騎行五十里為程朕乗千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𥼶

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為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

駱越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令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本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為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

大陳萬年萬年以為當擊之定國以捐之議是上乃罷

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強上數見捐之言

多納用後為石顯所毀稀復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

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

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

言興逾勝薛大夫我易助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

充宗甚遠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

尹郡國之首尚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

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為奏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懐詐偽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為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封故海昏侯賀子為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

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者各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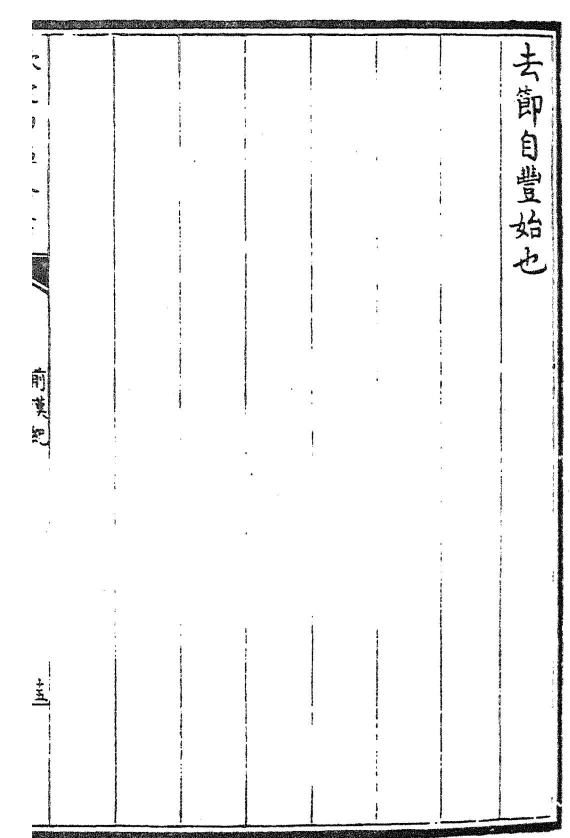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帛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本志以為王氏將興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三

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筭口錢令民生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宜令令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筭又奏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

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
擇便巧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
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為犬豕
財富勢足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
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
於此宜除贖罪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罪
無但免官則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

十有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初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焉時諸葛豐為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奉法度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窘迫馳車去豐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司隸



去節自豐始也

前漢紀卷二十一

前漢紀卷二十二

漢　荀悅　撰

孝元皇帝紀中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戸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

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縱恣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殞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掐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自新各務農畆無田皆假貸種食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巳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爵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廻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韋元成爲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焉

周堪復為光禄勲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怨爭之訟周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懽於外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其詩曰黽俛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

月𦝫函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弑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見三野鷄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

隕六鶂退飛冬麋有蜚鸜鵒來巢晝晦冬無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螽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

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分曹為黨更相譖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衰周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羣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麃麃見晛曰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

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為朋黨禹稷皐陶更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

於朝故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
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彚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
交戰之內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
見誠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
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
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
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
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

宜放遠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
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
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
內重周堪而患諸譖愬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
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興傾
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吉曰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
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為當誅
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

興曰臣愚以為賜爵為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傅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晻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誦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

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
而顯遂誣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間
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出使自白日恐後
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
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
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妬嫉欲陷害
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
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初
顯敎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
不妬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見左將軍
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
者逡為侍中逡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逡歸郎官
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顯顯曰
九卿無出野王上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度越
衆賢私後宫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

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緣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

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為丞

相左扶風鄭宏為御史大夫宏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為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

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強已之不足而審已之有餘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泆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偽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今日赦令明日犯出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衙對及之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

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
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
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
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羣賊並起加太子
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
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
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满山野
勢窮刑慼將為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横作怨枉繁多

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為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為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

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乗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别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為羌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為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並進兵

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汲相摎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鷄生角者本志以為黄龍初元永光鷄變三見王氏僣位之萌也黄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宫之中鳴鷄為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也初元元年封王婕妤父為丞相内史禁為陽平侯婕妤立為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即丞相内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甍子鳳嗣侯

為侍中衛尉始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篡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户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陰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

祠五畤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
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
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
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説虛進事無成功此天
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
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
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
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后園

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毁及郡國廟不依古體宜止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宏等十七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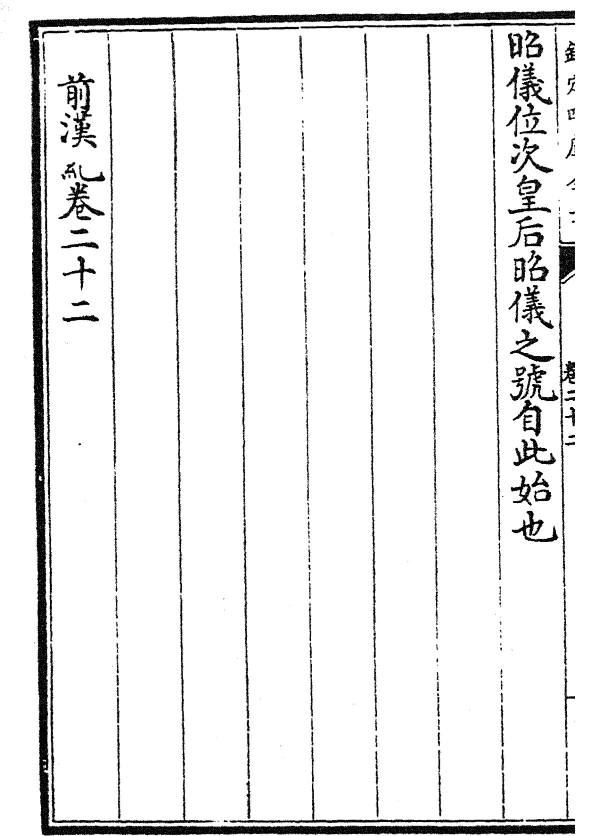
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
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
皆不奉祀置吏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
原上以為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
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離人
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
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

土樂業無有揺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
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
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太上皇
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
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
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
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為

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毁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毁以行為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毁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毁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宜皆就太祖廟

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
德化茂盛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
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
始等十六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
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
祀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
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上幸虎圈鬬獸後宫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之傅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即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傅昭儀者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為太子得進幸為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甚寵有男是為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宫故曰



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前漢紀卷二十二